

老子伯夷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管晏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商鞅列傳

申韓列傳

伍子胥列傳



史記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
二索隱云二人教亦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

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
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
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升為列傳首

彪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
說道則禁惡威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

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
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今依正義本

老子者

正義曰朱韜王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
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

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日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丈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後生又玄妙玉女夢流星八口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者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學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學乃孳生萬物善化齊物無遺也

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

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若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古○正義曰四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即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曰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屬音頓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五

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出號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

之柱下因以為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

戴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

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

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口大水反說者

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白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

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蓬蒿細葉蔓生於沙幕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

也縹蒿江東**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

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善賈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室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

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是也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

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

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

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

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

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

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

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

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尤

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也。正義曰彊其兩反為于為反於是老子

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

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

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知其所終亦著書

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

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太史公

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

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完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書為席茹艾為食觀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

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著老子百

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

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修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

及或也王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出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

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

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

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

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黃曰實而史記周太

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

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二

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或曰儋

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相反尋其意義亦並不違

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不若老子隱君子

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

應是魏邑名山而魏山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

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

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宗子注索隱

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假仕

鑄。正義注子宮宮立孫假索隱曰音古唯反

曰之樹反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傳因

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

退而後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

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

其行事於當篇之未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

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

而自化清淨不撓

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

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

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

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

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

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與梁惠王齊宣王

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

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上客使之相對語整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

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

索隱曰胠篋

猶言開篋法音法亦有音去篋音其反。正義曰胠音立魚反篋音去類反胠開也篋音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詆毀

自古聖古賢曰孔子之徒營求名也以詆訛孔子之徒

索隱

曰詆音邱訛音訾謂詆訛毀訾孔子也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兀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皆備名也則在神弟子畏累鄭氏畏音於

鬼反累音墨劉氏畏音烏累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兀音庚元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子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也

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比居畏累之山成瑨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備生之

經若樞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灾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書離辭

正義曰屬音屬離辭猶力折其辭句也

指事類情用剽剝儒

墨

正義曰剽正剽也妙反剽猶攻擊也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

言泯泯自恣以適已

索隱曰泯泯音汪泯泯二字又立音見養又作養。正義曰泯泯音泯泯已立音

故自玉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

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

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為

小豚不可得。正義曰：不羣也。豚小。子亟去。索隱曰：音棘。猪臨宰時。願為孤小豚不可得也。

無汚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音瀆。音

烏。讀潢汚。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

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人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

歲矣。中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

中。與此傳不同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

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二百五篇。又書緯。解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越之書。言迄秦穆公。凡

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然

候。今百篇之內。見二十四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

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

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

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

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

莊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

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

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歎曰：許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上三三三里。許

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揚擘東方朔見其其

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

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

石自沉於盧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

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概載見何以如此

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不仁得

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思焉索隱

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都軼音逸

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

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

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

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初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

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解者云夷齊蓋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

在遼西今是也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

前注內寅作初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

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初時諸侯孤竹國也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索隱曰

蓋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立號為

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

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合周粟

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

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

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

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

於首陽月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

岐陽見周武王伐紂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

避之以紮吾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

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

處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薇酸魚也○正義

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數世禪讓

此君臣爭奪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嘆

我安適歸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

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積仁絜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飲也

者之所食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而卒蚤夭天之

郭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與

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用非也莊暴

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

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家在河東大陽臨

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

潼音同坡潼水各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盜跖家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

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

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

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

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行不由徑索隱曰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

日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

命而或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

其甚感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感於不軌而逸

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深惑之也蓋天道玄

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

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

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

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

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

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

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

濁清士乃見

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豈以其

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

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

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

而行者蓋亦欲微見已之著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故引賈子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

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

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皆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

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埋滅而不稱若夷齊類回

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賦云

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貪夫殉財正義曰

反徇求也賈云

已身從物曰徇

烈士徇名索隱曰馬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

死不休故

眾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

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難誕生作每

云死權也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

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難誕生作每

云死權也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

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難誕生作每

云死權也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

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難誕生作每

云死權也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

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難誕生作每

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嘗言同類相求。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兩而柱。雲

明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兩而柱。雲

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翥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

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

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

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

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

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

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

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

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正義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

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

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正義曰：趨舍趨向也，捨發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堙滅，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

砥行立名者

正義曰：砥音旨，砥音行，脩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羣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各地理志潁水出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吾城黃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

穎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吾姓之後管叢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

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

同晉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貪鮑叔終善遇之不

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

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

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侯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臣

國國重不可失也相公從之韋昭云鮑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

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通八曰賑九曰恤

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恤

也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要其分財利正義曰賈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貧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田本云莊仲山產放仲夷吾也吾產武子鳴鳴

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吾實和

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益博曰索隱曰是夷吾者書所稱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東濱海也通貨積

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七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倉廩實而知禮節即衣食足而知

四維不張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父母一父母一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下今之如流水之原

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鮮水而百姓易作行也俗

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

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也具輕重。索隱曰輕重謂

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正義曰輕重謂輕舉也權衡謂得失也

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怨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

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天子桓公實北征

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正義曰今齊州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

莫葛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功許之歸魯信也諸侯由是歸

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曰知與之

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至有三歸反坫。正義曰

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

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

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

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

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

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齊國遵其政常彊

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

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二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維邑

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其在朝丑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

不及之即危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脩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

順命無道即徼命正義曰為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

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

索也縲繫也晏子去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觀弊冠反表負薪息於途則晏子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

臣僕晏子解左駿之載與具歸按與此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駿贖

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

正義曰縲牀縛反十江皇覽云晏子塚在臨淄城南菑木南相公塚西北括地志二公齊相公墓在清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

里鼎足上又云齊曰安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非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

管仲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

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誑於不知已

而信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復由方吾

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

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

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

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

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

者妾觀其出去心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

八尺乃為人傑。臣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矣。是以求去也。其後士人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

言之也。既見其發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

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上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

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美慕，仰企平仲之行，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賴左衽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勅昇老子莊子為列傳首故申韓為此卷

申不害者京人也

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

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鄙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索隱曰術即刑名法術

昭侯用公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

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劭按

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大

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二卷也

韓非者

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云

韓之

諸公子也喜刑各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

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也

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

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台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刑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

學非為人口吃正美我曰音也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

李斯俱事荀卿正美我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各况趙人楚也斯

自以為為不如非非曰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索隱曰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

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

人任賢友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

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示寬則寵名

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冑也今者所養

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所

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悲廉直不

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奸邪詭諛觀往者得

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弱故觀往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

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

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諸言明君

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

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

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

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

書有說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

難篇 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粉難音奴干反

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凡說

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

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

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敢橫失

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

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

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未射尊重

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所幾會故曰說之難

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

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聞與所說出於為名高者

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

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

矣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

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

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

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

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

商鞅說以帝王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故怒而不用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

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以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

收其說實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

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

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好利厚計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

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

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

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故身危也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

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周澤未渥

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濡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

德說行而有功則德云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

則其德亦云云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志勝於德云也又

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

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人以壻壞有盜知為

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

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

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彼顯有所

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

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

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

計而說者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頃并

彊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正義曰彊止之以其

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

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發粟大

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主言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

營為而說者彊上之者身危

為問已正義曰問音紀其反說彼大人之短與之論細

人則以為索隱曰韓子粥權作賣重謂為彼細微論其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則以為正義曰論人主愛行人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論

則以為嘗試於已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況濫博文

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

當○正我曰汎濫浮辭也傳聞廣言句也順事陳意則

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慮

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

慢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節

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士

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彼自知

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

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

而攻問之是以甲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謹怒也○正義曰

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

理難同怒以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

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規異事與

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

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有與同失者則明飾

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與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

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

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之人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

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亦無別有

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手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正義曰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與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

需沾需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知盡之難也徐實曰知

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

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台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溥索隱

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

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與君臣道

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

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山陰家云龍襲滅虞公比及大夫百田士以媵秦穆姬也皆

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

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正義曰汗音烏故反庖虜是汗則非

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上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

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

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

曰其子隣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

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

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

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鄙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狀當浪反而甚者為戮薄

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

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五石車者罪至刑既

而彌子之母病入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

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吾為母之故而犯刑

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

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五車又嘗食我以其

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

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

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

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

曰龍虫類也故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

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言龍之為虫人主亦有逆鱗說之

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

庶幾於善諫說

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
 人主逆鱗則庶幾矣
 五書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
 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
 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
 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
 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
 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白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
 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但付見秦王後悔之
 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
 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

子次孟於梁臣於趙下逐取此監明子梁大盜孟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
 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大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勤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
 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鞫礪深刻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濟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云李與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

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手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

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齊河○正義曰河

上黃河南岸地即倉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

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

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

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

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

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

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

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

日目中時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

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

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已音紀親戚左右送之

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

外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

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

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表枹音浮○上今敵國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

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

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

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

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

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

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

外之立木承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

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

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比作甲必耳反其

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

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

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

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

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諧於景公。景公退

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

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

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

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

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

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

伐未能竟其義我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

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為小

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

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

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一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

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

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

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

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

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名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一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

吳王走五

精

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正門外大家孫武冢也去影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二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上錄云越絕十六卷威子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

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去反

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

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押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二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曰音搏戰謂救鬪者當善擻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擻則其怒益熾矣按擻謂以手持擻刺人也批元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元音音白滅反言敵人相元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元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

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

擣彼虛則其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

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

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

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

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徃直走大梁魏將龐涓

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

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

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五十里而趣利

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

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

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

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

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

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

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
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
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
名。索隱曰豎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各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曾君齊
人攻魯曾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
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
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

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劾其謗已者三
十餘人而東出衛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
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
兵法以事曾君曾君疑之起殺妻又以求將夫魯
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魚日矣且魯衛兄
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而君疑之謝吳
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
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云而好色。索隱曰王
克言吳起貪云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
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

起貪負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負者是貪負榮名耳故毋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負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

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

之索隱曰吮音七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入曰子卒也而

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

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

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

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

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卒武侯浮西河

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平山河之固此

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

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

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

甫謚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

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右太行

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

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

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武侯曰善

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

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

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

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

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

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

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

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叔尚

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

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

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

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

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

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

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於其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

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

遂去。即之楚楚悼王妻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
審令指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
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
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
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
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
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各疑悼王既葬
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職也乃使公尹盡誅起及吳起而并中
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

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
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
子籌策靡消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
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
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則孫臏脚 籌策靡消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礪事楚

死後留權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

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

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

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

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

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

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

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日平王

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
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

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

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

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

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

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

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

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

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

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

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

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

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

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真為人剛矣忍

詢音大詬反索隱曰卿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

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

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真曰楚之召我兄

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

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

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貞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

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界。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

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

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姑臧鹽鐵之子作吳歸故裴氏注引

之栗音粟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

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

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

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

伐楚按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也

本謂之終秬言亂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並無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

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

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

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

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

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

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

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龍養楚楚

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

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

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

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

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

卻宛卻宛之子一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

家云殺卻宛宛之宗姓伯也子曰嚭吳

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

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

歸索隱曰八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

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

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

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

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國阜陶之後所封甘省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

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常此言八公子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

又兼稱囊瓦設也

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南○安公隱曰安杜預云晉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

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

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

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

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古音反王不聽遂

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

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

又以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

井反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

奏走向也鄭古之鄭國

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

北城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

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

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

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

能破人

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疆暴之人今子故

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

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

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

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一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

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

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

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地名在郊外素會吳王以留林來求昭玉而闔廬

隱曰左傳作稷丘

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楚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

指

正義曰：始蘇當作構。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構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左吳世家。

軍卻闔廬

病創

反。楚良。

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

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

於夫湫。

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

越王勾踐乃

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

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

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

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

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

太宰嚭以請和求

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

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陵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木遂威鄒魚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六益齊博邑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

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貧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子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

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
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
胥專復彊諫索隱曰復音皮逼反沮毀用事沮音自呂反徒幸
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
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
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嚚使人微伺之其使
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
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
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
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鏹錄于反曰子

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嚚為亂矣
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若
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
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
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
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縣吳東門之上正義
門鮒門謂鮒門也今名對門鮒音并姑反鮒音覆浮反越軍
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北門有鮒鮒隨濤入故以各門顧
野王云鮒魚一名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
江豚欲風則涌也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
曰取

馬革為鷓鴣夷榼形。○正。浮之江中。徐廣曰魚魯哀公

義曰盛音山榼音古曷反。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

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

有浦各上高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因命曰胥山。張晏

後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山在大湖白遷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

胥山太湖白遷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按

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江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

氏殺其丑伯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

而去其必以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臬。索隱

曰音拓三山江預云地名在淮南邊酒縣東南。○其明年因

北大會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以令周室越

王勾踐龍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破吳兵吳王聞

之乃歸姑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

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

外受重敗。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紀伍子胥初所與

俱亡故林。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

之時楚甯志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

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

遂召勝出。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

鄢城在豫州鄢陵縣南。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

五里與襄信白亭相近。又許川扶非縣比四十五里比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

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子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出家亦云。王以爲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

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出。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三

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此少是也。葉公聞白公

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

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乞之，而問白公尸處，不

言將耳。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耳，固其職也。」

終不肯告其尸處。遂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

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公伍子胥從奢俱死，何

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多垂於後世。悲夫！方子

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第音求，頌反。道乞食，志豈當須臾忘郢

邪故隱刃就功名非列乎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雖崇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負獨忍詬 志復冤毒

霸吳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抉眼棄德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

人推又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比日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

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

夏師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參也魯孔安國曰魯自鈍

也魯子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喭回也

音畔。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誤也。正義音岸回也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

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在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勸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

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准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

汲汲於仁以善自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

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於魯曾孟公綽數稱臧

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銅鞮伯華介山

子然孔子皆後之不出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

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志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數曰銅鞮

伯華無死大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

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二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受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奚又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女國曰復反

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於孔子之

在陋巷不改其樂也

回也如愚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

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

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

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回年二十

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

誤未可詳也止依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

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

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

榘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設

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

胥附之友能使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未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

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

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不仕大夫不食汙君

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如有

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

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曰再言之

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

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

莫尚乎敬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

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

之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禮正中犧性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

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善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

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鄉大夫之邑鄉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

其賊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賊與賊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

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

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白專子華怪

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

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卞

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

雞佩假豚冠以雄雞佩以假豚二物皆勇士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

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

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位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先

以使民民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忘其勞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

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知正顧義者則亦階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小人好勇索隱曰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

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安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

勇過我無所取材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

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索隱曰筆字求初晉尚書

即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

衣敝緼袍孔安國曰緼麻著也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

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篠丈人子

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

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

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

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

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

寬以正可以比眾音鼻言寬大清正眾必歸近之

恭止以靜可以報上初

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蒯聵為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廁，彊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謀也。蒯聵家遂與其徒龍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

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古，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

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二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曰夏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小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

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

也孔安國曰言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宰

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

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慢也二者喻雖地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

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

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魯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

其族孔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明止字子我而闕爭寵子我為陳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

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

也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

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

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

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簠宗廟之貴器

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索隱曰謂仕魯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明止字子我而闕爭寵子我為陳

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簠宗廟之貴器

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

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

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

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

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

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若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

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

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

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

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

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

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

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

中三子何為莫出

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
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
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
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
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
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
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
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
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

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
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
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
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
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
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
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
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
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

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三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

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脊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將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劬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

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音結其志。

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

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

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且必矣。其銳兵盡於

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

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

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

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

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音，虛莽音音，莫朗反。○索

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

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百，越使大夫種頓

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

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

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

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

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曰：鈇音

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

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

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

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

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

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

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

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公十年。大破

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

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公十二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

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

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

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

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

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執相，破十年之中

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貢好廢舉，與時轉化，負貨。發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發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發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

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三言偃家蓋吳郡人為是也

字

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

宰

正義曰括地志云存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秦山郡

孔子

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

何晏曰莞爾小笑貌

曰割雞

焉用牛刀

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孔安國曰

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

孔子曰三三子

孔安國曰從行者

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

孔子以為子游

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

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今河內温縣元屬衛故

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絢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

詩子曰繪事後素

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

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曰禮後乎

何晏曰孔言績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

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安孔

國曰言俱不得中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

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

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尔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礼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

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岸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隋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小商神祠今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

少過言之則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

闕而不行則寡悔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

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子張書諸

紳孔安國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

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存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

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

尊而光卑而不可論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使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

在兖州子游為宰者地里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

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

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機提三尺朕

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澹

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疾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却操劍斬蛟蛟死乃投

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兖州字

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

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

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幸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

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

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

曰按澹子羽墓在兖州鄒城縣是也

密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兖州永郡成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

史作子賤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
字誤為密較可明矣志字從音呼寧從音綿下俱為必世傳
寫誤也 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孔子

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
得此行 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密
而學 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

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
密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
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子思
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道

穀耻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子思曰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九好勝人也伐自孔子曰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孔

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子真相衛

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
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
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
其言之過也

公治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孔子曰

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

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

宮緇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皋湯舟孔安國曰羿有

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皋皋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詣湯大浪夕俱不得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馬融曰禹

血饒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上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謙故不荅容出孔子

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賦不義國有

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以

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孔子曰天下

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

屈節為人臣故子特

曾蒧音字皙孔安國曰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

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

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孔子

喟爾嘆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

顏無繇音遙○正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

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父子嘗各

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

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安

國曰賣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

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伯魚孔子時為大

商瞿正義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

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

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馯音汗

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

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賢傳淳子

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

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何傳東

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何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令密

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元何元朔

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

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

子羔為費郈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孔子曰賊夫

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孰習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書

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漆彫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

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

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諸志子路也僚也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執勢猶能辯子路之无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

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

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

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

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

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

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

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

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

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

以實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云云矣焉

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樊遲問曰仁子

曰愛人問智曰知人萬板六各四字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少孔子十三

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

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信近於

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恭近於

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

禮遠

耻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

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

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

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

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

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

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

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

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

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

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

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

命他以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

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

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馬融曰六

斗四升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冉子與之粟

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晉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

亦黨乎魚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

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魚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

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

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

一作會

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正義曰家語云子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

衛人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

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二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

家語有事亦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元孫豐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公弔圖

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正義曰句音鈞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

音赤者反

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去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鄭玄曰秦人

商澤

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

赤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
三十一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卅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推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

語有事亦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卅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曹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皙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鄒單字子家徐黃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元籍家語曰各元字籍。正義曰元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

執筆決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巽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巽字子斂文翁圖作國巽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巽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死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蒧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

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各姓文字悉

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士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瑯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商竹之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

姓公孫氏

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

魏相公叔成生

索隱曰公叔成生名也座音在戈反

為中庶子

索隱曰官名也魏已

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

公叔座知其賢未

及進會座於魏惠王親往問病

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當後待大梁示

而稱梁也

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

索隱曰戰國策云飾庶子也

公孫鞅年雖少有

奇才願王畜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

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亦。坐。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止義我曰此存立月也。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遂
西入秦因女子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索隱曰景姓并之族也。監音甲之去聲。設耳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

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

曰吾只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正義曰此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

此至孝公以二代帝王之道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

且賢君者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

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

曰音君大說之耳索隱曰商君然亦難以比德於殷

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

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

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見書愚者闇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

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并為政之術所

法於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

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各龍也甘不然聖人不易民而

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出

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

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

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

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

君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反古者不

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

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

相連也。正義曰或五家為保十家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

為十保或為伍保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不生晏奴者要斬告姦

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匿姦

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及其民有

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

二男以上末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田力不別

有軍功者各以率律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

身事末利及怠而分異者舉以為收索隱曰末利

典良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

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以為官

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

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

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

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
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今為初令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
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索隱曰趨音七踰反均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使者衛

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

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

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二年作

為築冀闕宮是於咸陽索隱曰其闕即魏闕也其異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

秦自雍徙都之而今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

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

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勝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

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

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鼻之居五

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

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也阨阻也與秦東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魏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鄒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一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鄆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

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十五邑號為商君商

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

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

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立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

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僕聽君之美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說與音予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故人自伏

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

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

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

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其闕營如魯衛矣子

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

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

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

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

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

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安日被褐食牛期年繆

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

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

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五殺

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

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

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誦童子不

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

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

闕非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

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

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

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今君又左建外易非以為

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也稱

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者。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曰：闔亦作闔，同所及反。鄒誕音吐，曠反。奈音奈，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嚴宓之土，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

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

鞅於秦元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云可翹足而待商

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

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

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將社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云：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謂刻薄也。其人為刻薄之

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奔仁義不恤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

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

有但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

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

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

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辭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嶺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

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

之賞以勸戒。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外不徧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勸戒。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因奔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備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言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鎚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奔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高君故。裴氏引之。藉音昨字。合作昨。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昨於孝公。

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弃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疑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